

海岸线

谢冠华 著

大海在
西岸演
绎激情
和静穆
阳光停
在脚尖
上浪花
停在脚
尖上
我们随
着光影
跑遍孤
独的岸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海岸线

谢冠华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岸线/谢冠华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1135 - 673 - 1

I. ①海… II. ①谢…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709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河源天才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2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一 ◎ 在岛离岛：大海在我们上方

陈少华

1980年，我从海南岛来到华南师范学院求学，同宿舍有位同样来自海南岛的同学叫吴毓桐，他自己写诗，更热爱诵诗，大学四年一直为我们朗诵诗歌，餐前饭后，自修归来。我至今记得他反复诵读的诗句，有阿波里奈的“塞纳河在蜜腊波桥扬波，/我们的爱情，/应当追忆么？”，又有惠特曼的“我歌唱带电的肉体”，诸如此类。我们静静凝听，或有触动，其实不知所以然。不过，也因此，其他班的同学对这位“离岛诗人”都有印象。

及至80年代中后期全国的现代诗歌盛宴，诗歌的写作获得了新时期空前绝后的殊荣，诗歌写作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尚，而这个时尚的舞台、集散地就在高校，在校园跨系的诗歌交流活动中，我得以认识了一批“离岛诗人”，如纪少飞、李坚等，其中就有谢冠华。纪少飞学无线电专业，这位“海岛之子”，单纯、热情、亢奋，对诗歌无比热爱，经常“流窜”到各系



海岸线

出示他的诗作，让大家佩服得很。如他的《红桃》——“桃啊！牌中皎洁的容颜/你的一生容纳了富贵与饥饿/落雪的村庄回到你的身边/深宫中的鸟飞临春天的丛林了。”

与纪少飞的直觉写作不同，谢冠华的诗显示他属于“思考”型的写作路向。

蜉蝣呵

鼓动你如雪的羽去寻找生命的归属

.....

生就是死，死就是生

石榴花开的季节过去了，水中的芦苇

等待暗河上漂流百年的孤独者

死就是生，生就是死

你不堪一击的生命长出永恒的花朵

长出骷髅，骷髅的忧伤与叹息

或许彩霞和星辰都只是一种幻觉，或许

不曾有过白昼与黑夜

你的来去只是鞭子美丽的弧线

不断地抛出去，而抛出去又抛向何处呵

这首写于1989年的诗歌《蜉蝣》，低吟、回旋、柔韧中有不屈的姿态，砥砺中有无尽的忧伤。诗歌成了一种呼吸的方式，以此体悟此在的境遇。诗意的方





式，实际上是偶发的、不经意之间种下的种子。是我的折磨，还是命运中诗神的眷顾？谢冠华在一首诗中说：“一粒种子，情结里孤独的地主/在无奈的春日/在风寒料峭的黑夜/仓促地开放。”（《黍离》）

谢冠华在他的诗歌中常常思考人生的大词：漂泊、追寻、生死、自我等，他似乎学不会用调侃的、讽刺的、反讽的、幽默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距离《蜉蝣》的写作，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眼前这本诗集《海岸线》，基本上还是以前的基调：真的与善的。诚如他的诗句所言之“真诚”：“那比钻石还要珍贵的东西/其实就像我们生存必须的水和盐”（《真诚的路口》）。特别是在经历了八十、九十年代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归来的谢冠华依然带给你一份惊喜：一以贯之的谦逊和从容——写诗在他从来不是喷发式的、不是批量的、不是交际的；真的“诗性”未死，这么多年，这么多相识的诗人都写诗了，他却乐呵呵地请你读诗！这是不是自我的诗歌行为艺术呵！不死的“诗性”！

他实际上是一个隐性的抒情诗人。在时间的缝隙中不断以诗歌验证自己的情感与价值。

向着南方 海南岛是诗人抒写自己情感的核心意象。在我的记忆中，这一组诗歌是后来写的。“海南岛静静笼罩在阳光中，/大海歌唱并涵养着海岛的性情。”（《远方家园》）他先离岛后诗人，他从南方之南出发，从南方之南走向世界。多年以后的情感坐标定位却是



海岸线

“向着南方”。这就是我所定义的“离岛诗人”：你可以从脚下漫漫的海水望出去，你也可以登上高高的屋顶望出去，你还可以爬上更高更高的椰子树望出去，你看到的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大海在我们的上方。海岛之子被眷顾的是水天一色的蔚蓝、风暴、无尽延伸的海岸线。“此时，你诉说，向着南方/棕榈舒展的叶片滚过清脆的声响”（《向着南方诉说》），朝着大海的方向，“在风浪中寻觅自由光明的水域。/南方南方，酝酿着/一次次更深更远的搏击试探。”（《向着南方诉说》）是回望时候的感恩，还是来时已有的抱负？

我们走了又回来

因为眷恋这片海岸

我们来了又远走

因为热爱这片海岸

“返回是无可替代的起点”。在没有乡愁的无家可归的时候，甚至，在现实的海岛的街头，感受“漂浮的岁月”，尽管如此，来时的“南方岛屿”，已经植入诗人的心田：心灵的何尝不是地理的？！

静物 静物始终是不好把握的对象，山梯、居室、窗、后院、石榴树，一些静物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中。静物速写是练习吐纳的方式，静物聚合心灵的气象，





反射心灵的粗糙与敏感。“后院幽静，/阳光穿过蕉叶
伸展着的嫩绿，/墙角蜗牛爬行，/两三片荷叶酣睡梦
乡。”（《后院》）后院值得想念，因为它“是祖屋砖墙
瓦背上悠邈的天空”。

或者，学会注视一棵树——

窗前小院生长着一棵树
一棵结着石榴的树
每天我都要伫立凝望几回
看阳光在它红润的果皮上渗透
看风从枝叶间轻轻拂过
清凉着我的脸颊

原来这是纪念父亲的，二十年来父亲一直活着。
静物像人一样，诗人写出了一份情感，写出了一种生
命的庄严。

蓝色 在诗人那里是一种情感的颜色，代表忧伤
与救赎。诗人处理五颜六色情感的能力很强，所有的
颜色都被涂抹成蓝色。例如《黑花以及爱情》，黑花与
爱情是什么关系？“我望见倾斜的宫殿、墓碑和红场/
带雨的花与许多变形的脸”诗人试图从历史演义中、
从生死、从象征的场所，从自然的物像与人的变形中
去演绎日常生活的琐事。这些诗作的写作年份不详，
如同诗集中没有一首是表明年份的，这种混淆也许是





诗人的疏懒，却也因此获得一种性格，要想由年份来判断一首诗歌的生产，在诗人这里毫无意义。因此，阅读这样宏大的、由小见大的情感故事，最终在各种张力中不会断裂、不会扭曲、不会腐朽。相反，你看它会获得一种和解。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蓝色。不然，怎会有这样的视角——

唯一响亮的是最初的啼哭
雾雨蒙蒙的眼帘下
头顶水罐的少女
走过一张草编的小床
青鸟鸣啭
覆盖着清脆动听的骨骼
如风、如野火，如拨的季节

这样，他隐蔽地、小心地处理着由日常生活介入的情感故事，统统都往原型的方面“误导”读者，如《少女》、《莲之爱》、《铃兰女》等。我这样说，并无证据，对比90年代以来的“日常主义”的爱情诗作，谢冠华的“蓝色”方式自有其单纯可爱之处。

踪迹 踪迹是他报告自己混迹世界的处所并获得的感悟，这些显然不是他诗作的强项，充其量只是为别的国家和地区所做的免费旅游广告罢了。不过，我觉得这些写得让我个人不那么认同的“踪迹诗”，也许





可以理解为个人跋涉中的困惑与相关的征候。表面清晰的表述其实在我看来有所迷失。在另外的“踪迹诗”中，却有意无意想达到这种迷失。不管怎样，这些诗都写得很认真。

顺便说一下，如何通过认真的自我寻找将自我迷失，做游戏是一种方式，迷宫的魅力就是进得来，出不去——至少不容易出得去。到处都是可能的路径，但同时又是岔路、歧路、死路。不断折返、重新出发，不断遭遇相同的境况，不断激起新的热情，仿佛胜利是因失败而获得，这种例子在生活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到云南丽江旅游，感受丽江的魅力之一就是认真将自己迷失在古城之中，仿佛对迷失有一种期待，甚至，迷失本身成为乐趣。这样一来，“踪迹诗”不妨继续写。

无论在岛离岛，如果我们的记忆有重叠的镜像：大海在我们的上方，那么我认为谢冠华的诗句值得我们一读——

多么光荣的行程呵，你大声诉说
渴望众人清醒激越的回应。
潮声磨砺远方，岸边的岩石
沉默中闪烁着澄明坚韧的光芒。



序二 ◎ 归来的诗人

温远辉

“归来的诗人”，这似乎已是专有的说法，有特别的含义，有专门的语境，和政治勾连在一起。比如在文学史上，容易联想到的，一是沙俄时代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的作家，再是我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重登文坛的那批“右派”作家。而我这里所说的，与政治历史无关，与被迫害被流放无涉，亦不涉及肉体的遭遇，纯粹是个人自身的原因，并且只囿于精神心灵领域的空间来言说。当然，个体无法完全脱离时代，对个体的言说必然会以时代为背景，在时代的背景前，对个体的具体言说才更有延伸的意义和苍茫的意味。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来的对文学情有独钟且尝试过文学创作的人，都有过狂热、喧哗、孤寂和溃败的记忆，就像海水的涨潮与退潮，镌刻在礁石与沙滩上一样。那个年代，有些说法，那些词汇、意象，在能指上都有着象征的意义，具有闪光的、意味深长的品质，具备了被恒久记忆的价值。那些词句——





海岸线

“在路上”、“守夜人”、“麦田守望者”，还有里尔克的“挺住意味着一切”……当年初读它们，有着温暖的感觉，心里陡生豪气，容易产生英雄情结；后来，则有些萧疏、寒凉的味道了。还好，于今再读，已能心平气和、微笑视之了，只是当记忆的闸门打开时，心弦仍会为之一动。

那个年代是激情汹涌的年代，是容易狂热起来的年代。排球狂热过，足球狂热过，围棋狂热过，文学狂热过——这其中，诗歌也狂热过。那时的大学校园，诗人随处可见，他们结诗社，出墙报，印诗刊，举办讲座，开诗歌朗诵会，聚会，还有流窜；校内外的、东南西北的诗人你来我往，那份热闹劲儿，唯有一个“紧”字才能点明。但后来，俱往矣，秋风吹过，篝火已灭，人流四散，文学边缘化了，诗歌也同样边缘化了，聚集起来的诗人，狂热的诗人，也四散而去……真如水泄而去，留下的已是孤寂、溃败的景致。生活是世俗化的，世俗的吞噬力何其强大，何况随之而来的经济大潮，把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裹挟而去了。我看着许多的诗友离席而去，仿佛被一股力量裹挟，身不由己。那时，大学校园仿如伊甸园、乌托邦，寄托着太多的理想和梦幻，囤积着太多的激情，而一离开校园，便幻影俱灭，被裹挟着营营役役去了，功名利禄去了，经济大潮去了。在我之前，师兄师姐的诗社，



红火一时，后来却是人影杳渺；在我之后，学生们迷诗恋诗，亦是鼎沸一时，而后来也是风吹云散，能坚守恒定的不过尔尔，比如纪少飞、世宾，黄礼孩更是极具典型。黄礼孩与我无腊肉之礼，我俩是纯粹的诗友。于诗，黄礼孩是天荒地老般地痴迷相守，二十年来，我看着他，坚守诗歌，守得那么紧严，从未离开须臾，如同守着诗的园圃，自己顽强经营，并倚闾候望，期待诗人们踢踏进出。对这些诗人，我是敬重有加。我知道，他们的长处是用心恒一，他们的短处，和我一样，是不那么通达，有迂腐之气，是易落伍的，惮于动而喜静，一味听凭内心的声音来行事，是向内看着、想着而生活的。捋一捋我的经历，我真的是不识时务者，在文学风光不再，已经边缘化的时候，竟闷着头扎进文学杂志社，这么多年，基本就守着个地窝子没动。在这点上，我有些靠近礼孩了，但我没有他纯粹，始终未做到。我也是守园圃的，我也在倚闾候望，如果说有功德，那就是不管园圃繁盛还是颓败，我都守着，而且还折腾，动动土，浇浇水。如果说尚有喜悦，那就是还有期待，期待着，坚信着，远去的人，终将归来。

是的，曾经的诗人，离开园圃远去的诗友，他们都是暂时的远游，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都将陆续归来。因为，诗歌就是那么奇妙，它是无可言说的，它





海岸线

的力量更巨大。因为它是属于灵魂的，是心灵的需要。真正的诗人都挣不脱要谛听心灵的声音，都将听从心灵的呼唤，去从事滋养精神灵魂的活动。诗人们常说，读诗写诗易着迷上瘾，始终难弃。缘何如此呢，无它，心欲也，亦心役也。我一直喜欢如下的“异端邪说”：人的身上有两套生命系统，一套是肉身的，吃喝拉撒睡，五谷杂粮，七情六欲；另一套是内心的、灵魂的，蛰伏在人的身体内，携带着许多神秘信息，是通灵的，却长睡难醒。它需要的是特殊的滋养，精气神的滋养，艺术的滋养，如音乐、美术，还有诗歌，滋养它并唤醒它。它醒来，便会让人惊异于生命的奥妙，带给人大欢喜。它可以让人去神游八荒、视通万里，去神会万物之灵。它让人真正喜悦起来，内心满盈着，暖暖洋洋，浩浩汤汤，心灵的真正的大欢喜。彻底的真正的诗人，灵魂是醒觉的。为什么诗人常陷入迷狂状态，外表看起来丢魂落魄、呆傻迷瞪？正是因为诗人随灵魂远游呵。灵魂是有声音的，它能让颖慧的诗人听见。在深夜，诗人寂坐时，为什么会突然泪流满面？那是因为他听见了内心的声音、灵魂的声音，他感到了大欢喜的到来。灵魂醒着，诗人便会自觉高贵起来，神圣起来。所以，不论诗人走出去多远，多少年闭口不谈诗歌，但终究有一天，他会听见灵魂的轻语——归来吧，归来吧！田园将芜胡不归！终究有一天，他泪



流满面。终究有一天，他归来了，他归来，捧起诗歌，
喂养灵魂！

多少年前，我就坚信，莫急，离去的、远走的，
都将归来。诗人都是游子，总是喜欢远游，不尝试逃
离，不尝试冒险，他岂愿安分。但他终将归来，不论
成功，还是挫折，不论富贵，还是清贫，都将归来，
归来侍奉灵魂，随灵魂去历练，并最终得大欢喜。

这些年，陆陆续续地，我已看见诗人归来。珠海
的罗春柏，年少习诗，几十年忙于政务，几年前，已
近花甲致仕，幡然心觉，欣欣然读诗写诗，与诗人唱
和，诗情奔涌，佳作纷呈。佛山的陈陟云，北大才子，
当年曾与海子一起研诗办报，毕业后在司法界，兢兢
业业数十年，五年前，重拾旧笔，一抒块垒，大慰心
魂。其诗既雄且瑰，迷倒读者、诗友无数。我见陟云
时，心下常思：快哉快哉！诗人归来，霁日光风！

同样，谢冠华君，亦是归来的诗人！

以这部诗集《海岸线》作筏，渡得诗人谢冠华归
来。他的归来，让我欢喜莫名。在《致诗人》这首诗
中，他写道：“时间在瞬间划过/一个个诗人的背影留
在/历史的深处”，“一个个的我们/经由时间的悲喜中
自觉醒来”，“在众人的视线里/我们的返回是无可替代
的起点”，所以，他归来了。虽然，我知道他终将归
来，但我不知是何时。他的归来，让我等得太久。





八十年代中，在大学时，我曾任过他的老师，那时，我便喜欢他，甚至偏爱他。他就是那种太优秀的、出类拔萃的学生，人品学业能力俱佳。他谦逊、沉稳、宽厚、善良、才华横溢，除了我和陈少华，许多老师都欣赏他、喜欢他，他的许多同学也都喜欢并钦佩这位级长同学。他写诗，结诗社，出诗刊，带动起一帮同学膜拜缪斯，更让我尤其欢喜。在初期，我曾指点过谢冠华和其他同学写诗，但后来，他的诗愈写愈好，好到超过我的水平了，可以倒过来做我的老师了。所以，毕业后，他把诗搁下了，忙他事去了，我真是大失望，殊觉可惜。尚可宽慰的是，我坚信他一定会回来的，他会听到内心的声音，他不会辜负上天所赐的才华的。

对谢冠华的诗，我就不妄加评论了。我欣喜的是，如果诗是有刃的，那么，冠华的诗仍然闪烁如霜似雪的光芒。对诗集命名“海岸线”的缘故，冠华在后记中作了解说。在我看来，它还有着特殊的意味，它是归来的海岸线，是从彼岸到此岸的海岸线。美学家说，世界上最优美的线条，就是在海岸边看到的海的波浪线，它是最简单的美，又是最丰富的美，能够衍生出无穷无尽的美。归来的诗人，在人生的岸边，看种种人生的线条，不都是那么简单了么，却同样丰蕴几许啊。



我想到一个词，神圣的词——“皈依”，是的，皈依。远去的诗人终将归来，所有的诗人都将皈依，皈依诗歌，皈依自己的灵魂，皈依圣洁和崇高。冠华在后记中说，“在诗歌中度过生活，就是去经历那被人性的光辉照耀的生活；而生活中如果没有诗歌来渡，灵魂是难以在纷扰的世间获得安顿的”。他还说，“我写诗是为了自我救赎，是被当下技术性生活侵蚀的一种祛魅。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自我解脱”。他说得真好。

在《幸好，他被诗歌鼓励着》一诗中，冠华这般写道：“一滴水珠滴在岩石上，一段即时的历史/怎样才能穿越呢？幸好，他被诗歌鼓励着”，是啊，所有的诗人，都被诗歌鼓励着，被诗歌鼓励的诗人，多么有福，他们被诗歌的光照耀着，穿过俗世，回到内心，皈依澄明，皈依无边的宁和与欢喜。

